

文白对照
四库全书精华

史
部
·
史
记

(十六)
李 变摇主编

目摇摇录

史记卷一百二十.....	员
汲郑列传第六十.....	员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员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员
史记卷一百二十二	獖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獖
史记卷一百二十三	苑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苑
史记卷一百二十四	怨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怨
史记卷一百二十五.....	苑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苑
史记卷一百二十六.....	猿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猿

史记卷一百二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余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苟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余，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修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

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后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谏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

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于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赏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

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后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于是黯隐于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强予，然后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后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后，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郑当时者，字庄，陈人也。其先郑君尝为项籍将；籍死，已而属汉。高祖令诸故项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诏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郑君死孝文时。

郑庄以任侠自喜，脱张羽于厄，声闻梁楚之间。孝景

时，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驿马长安诸郊，存诸故人，请谢宾客，夜以继日，至其明旦，常恐不遍。庄好黄老之言，其慕长者如恐不见。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庄稍迁为鲁中尉、济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为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农令。

庄为太史，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执宾主之礼，以其贵下人。庄廉，又不治其产业，仰奉赐以给诸公。然其馈遗人，不过算器食。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未尝名吏，与官属言，若恐伤之。闻人之善言，进之上，唯恐后。山东士诸公以此翕然称郑庄。

郑庄使视决河，自请治行五日。上曰：“吾闻‘郑庄行，千里不赍粮’，请治行者何也？”然郑庄在朝，常趋和承意，不敢甚引当否。及晚节，汉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费多，财用益匮。庄任人宾客为大农僦人，多逋负。司马安为淮阳太守，发其事，庄以此陷罪，赎为庶人。顷之，守长史。上以为老，以庄为汝南太守。数岁，以官卒。

郑庄、汲黯始列为九卿，廉，内行修絜。此两人中废，家贫，宾客益落。及居郡，卒后家无余赀财。庄兄弟子孙以庄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郑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

【译文】

汲黯，字长孺，是濮阳地方人氏。他的先祖受到战国时候的卫国国君的宠信。到汲黯已是第七代了，世代都做卿、大夫一类的官。汲黯由于父亲的保举，孝景帝时做了太子洗马。他为人庄重严肃，大家都因此而敬畏他。孝景帝逝世，太子继位，汲黯做了谒者。（有一年，）东越一带越人内部相互攻打，皇帝派汲黯前往视察。汲黯并没有到达那里，只到了吴地就返回了。他报告说：“越人之间相互攻打厮杀，原本是那里的习俗，不配烦扰天子的使者去过问。”（又有一次，）河内郡失火，因为房屋毗连，火势蔓延，烧了一千多家，皇帝派汲黯前去视察。汲黯回来报告说：“是普通人家失火，因为房子紧相连接，火势便蔓延开了，这件事不值得忧虑。倒是我经过河南郡，看到河南郡的穷人深受水灾、旱灾之苦，一万余户人家生活没有着落，甚至有父亲杀了孩子来吃的事情。我就利用奉令出使的方便作了灵活的处理，凭着出使所持的符节，发放了河南郡仓库储存的粟米，来赈济穷人。现在，请允许我交还使者的符节，等候皇上您惩处我假托皇帝命令的罪过。”皇上认为他做得不错，便没有追究他，还提升他做荥阳县令。汲黯却觉得仅仅只当个县令不光彩，托病退归故乡。皇上听说后，就召回汲黯，拜他做中大夫。但因为他常常直言进谏，不留情面，所以皇上不愿让他久留在朝内做官，调他出去做了东海郡的太守。汲黯学的是黄、老学说，管理官吏，治理百姓，喜欢清静无为，选择好手下的官吏，把工作交给他们去办。他治理郡政，对官吏只要求大的基本的方面，不苛求细枝末节。汲黯体弱多病，常高卧家中不出门。一年多以后，东海郡被治理得井井有

条。他的政绩被人广为称颂。皇上听到后，把他召回朝廷，让他当主爵都尉，地位差不多相当于九卿了。他主管工作还是贯彻“无为而治”，引导主流，发扬光大，而不拘泥于咬文嚼字抠法律条文。

汲黯为人，秉性倨傲，很少注意通常的礼数，往往爱当面指摘批评别人，不能宽容人家的过失。与自己合得来就对人家很好；与自己合不来，就连见也不愿见人家。为此一些士人也不大愿意依附到他的门下。然而，汲黯喜欢行侠，见义勇为，打抱不平，他品行端正廉洁，喜好率直地谏议，多次不留情面地冒犯皇上；常常钦佩傅柏、袁盎的为人。汲黯同灌夫、郑当时和担任宗正职务的刘弃关系好，他们也都因为常常直言进谏，不能够长久地居于官位。

当时，太后的弟弟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中二千石级别的官员去见他行跪拜之礼，田蚡都不予回礼。然而汲黯见了田蚡，却从不下拜，常常只作揖为礼。这个时期天子正在招揽文学家和儒家学者，皇上说我是想要如此这般等等，汲黯却对他说：“陛下内心欲望很多，表面上又做出施行仁义的样子，哪能指望达到像唐虞治理天下的成就呢！”皇上不说话了，很是生气，满脸怒色地退了朝。大臣们都替汲黯担心。皇上退朝回去，对左右侍从说：“真是太过份了！汲黯这家伙憨头憨脑笨透了！”大臣中也有人数落汲黯，汲黯说：“天子任命三公九卿等大臣，就是要他们协助自己的，难道可以一味阿谀奉承，使主上陷于错误的境地吗？况且已经身居高位了，纵使想爱惜身家性命，也不能够去玷污国家的荣誉啊！”

汲黯常常生病，一病往往就要超过三个月，（按规定病

休三个月就应当免官，可是，) 皇帝屡次赐给他假期让他继续养病，终于还是不能痊愈。最后，庄助去替他请假。皇上问道：“汲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庄助说：“如果任用汲黯一般地做官办事，也没有什么超越别人的地方。然而，让他去辅佐年少的主上，守护国家已有的功业与成就，却能立场坚定，矢志不移，无论谁也不能引诱他而去，也不可能驱赶他而走，虽然有人自以为有古代勇士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力，也不能迫使他改变自己的志节。”皇上说：“唔，古代每每有保国安邦的大臣，像汲黯，差不多就是这种人了！”

大将军卫青在宫中值勤侍奉，皇上蹲坐在厕所里接见他。丞相公孙弘平时去见皇上，皇上有时候随便得连帽子都不戴。但如果是汲黯来觐见，皇上不戴好帽子是不敢接见的。有一次，皇上坐在武帐中，恰巧碰到汲黯前来禀奏事务，皇上因为没有戴帽子，望见汲黯来了，赶紧躲进帐子当中，派人传诏出来，对他禀奏的事表示同意。汲黯受到皇上的敬重和礼遇，由此可见一斑。

张汤这时由于改定律令，被任命为廷尉。汲黯曾多次在皇上面前质问和责备张汤。汲黯说：“你是身居高位的大臣，然而，你对上不能发扬光大先帝的伟大业绩；对下又不能遏制天下人萌生邪恶之心。或者能安定国家，富裕人民，或者能消灭犯罪，使监狱空虚，两条之中你是一条也做不到。你却不惜采用极端的手段让百姓罹受痛苦，使人就范于你的一意孤行；你不顾搞乱国家制度来成就你个人的‘功业’，你究竟为什么把高祖皇帝制定的章程乱改一通呢？你将因此落个灭门灭族，断子绝孙的下场。”汲黯常常与张汤发生争论，张汤进行辩论往往咬文嚼字，在条文细琐之处纠

缠不休；汲黯刚直而严肃，坚持原则，高屋建瓴，但也不能将张汤的诡辩驳倒。汲黯每每大发雷霆痛骂道：“天下人都说舞文弄墨办案子的小官吏不能做国家重臣，果然真是这样。如果一定要把张汤的苛法严刑推行开去，将使天下没有人敢迈步走路，正眼看人了。”

这个时候，汉朝正在征伐匈奴，同时招徕、安抚四境的少数民族。汲黯是个希望太平无事的人，趁着可以向皇上进言的机会，常常劝说皇上应当与匈奴和亲，不要起兵征伐。可是皇上正崇尚儒术，对公孙弘特别器重。碰上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也特别多，官吏百姓取巧耍滑，钻法律的空子，皇上要把法律条文分细分精，张汤等就乘机把相应的案例奏上，让皇上裁定，以迎合取信。而汲黯则经常抨击儒生，当面揭露公孙弘等人心怀诡诈，却貌似智慧，以顺从讨好皇上来稳固自己的地位，掌管司法的官吏们专门歪曲法律条文，巧妙地去罗织罪名，使人陷于刑狱无法昭雪，他们都把压迫、制服百姓作为自己的功绩。皇上越来越器重公孙弘和张汤，而公孙弘和张汤内心里非常痛恨汲黯，就连皇上也不高兴汲黯了，想要找点儿事为借口杀掉他。公孙弘既是丞相，便向皇帝进言道：“右内史所管辖的京师地方中，达官贵人，皇亲国戚很多，最难治理，不是平素声望显著的大臣不能胜任，请调汲黯担任右内史。”汲黯做了好几年右内史，没有什么纰漏可以挑剔，也就无法罢他的官。

大将军卫青这时地位越来越显赫，他的姐姐就是卫皇后，但是汲黯却不管这些，见面时仍然只行平等之礼，揖而不拜。有人对汲黯说：“天子的意图就是要让大将军的地位超越群臣之上，大将军受皇上尊敬、器重，越来越显赫，您

不能见面不拜。”汲黯说：“大将军有尊贵的地位而又能平等地接待只揖不拜的客人，岂不是更显得他品行高尚吗？”大将军听说了这话，愈加认为汲黯很有见地，经常向他请教国家朝廷的疑难之事，对待汲黯超过了平常交往的所有的人。

淮南王刘安图谋反叛，最畏惧的就是汲黯，他说：“汲黯喜欢直言进谏，坚守节操，勇于为正义献身，难以用歪门邪道欺骗他。至于要游说丞相公孙弘，那真容易得像揭开一个蒙着东西的遮盖，摇落几片枯叶一样！”

天子征伐匈奴屡获成功，所以对汲黯的话就更加不予理睬了。

当初，汲黯已升任相当于九卿的高官时，公孙弘和张汤才不过是个小官吏。等到公孙弘和张汤逐渐提升上来，与汲黯地位相同了，汲黯又抨击公孙弘和张汤等。后来，公孙弘当了丞相，封为侯；张汤当了御史大夫，以前汲黯属下的丞史等官吏也都与他官位相同了，有的甚至得到重用，地位还超过了他。汲黯心胸狭小，不能做到毫无怨恨，见到皇上，他就上前对皇上说：“陛下提拔大臣就好像堆积柴草那样，后来的都放在上面了。”皇上默不做声。过了一会儿，汲黯退了出去，皇上说：“一个人真是不能不学习，看看汲黯说的那些话越来越不像样子了。”

不久，匈奴浑邪王率领部属来投降，汉朝征发两万辆马车去迎接。县一级的政府因为没有这笔款项，只好向民间借马。有的百姓把马匹藏起来，使得政府征不够预定的马匹数目。皇上很生气，想把长安县令斩首问罪（惩戒办事不力的人）。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要把我右内史斩首，

百姓们就肯献出马匹了。说起来，浑邪王背叛单于而来归降汉朝，我汉朝布置沿途各县慢慢地挨次传送这批匈奴降众也就可以了，何至于要使天下惊扰，竭尽了全国的力量来服侍这帮蛮子呢？”皇上默不作声。等浑邪王率众到了京师，商人和他们做买卖，结果有五百多商人被执法官判定有罪，要处以死刑。汲黯请求皇上抽空接见。皇上在未央宫高门殿接见汲黯，汲黯说：“匈奴侵犯我国边境要塞，破坏同我国和亲友好的关系，我国兴兵讨伐，死伤的人员不计其数，耗费的钱财数百亿之巨。以臣子我的愚见，陛下俘获到匈奴，应当统统把他们充做奴婢赐给那些服兵役而死于战争的人的家庭；破敌后缴获的财物，也都分给他们。这样做，算是向天下受战争之苦的人有所表示，安慰了百姓的心。现在即使做不到这些，浑邪王率领数万人来投降，难道还要亏空了国库的储藏赏赐他们，打发许多百姓去侍候他们，就象是娇惯宠儿一样吗？无知的百姓把长安当地的货物卖给来降的匈奴，哪里会想到执法的官吏们却援引私自运输货物越境同匈奴做走私生意的法律来制裁他们呢？陛下既不能从匈奴那里得到好处来补偿天下人，又拿同实际情形并不切合的法律条文杀掉无知的百姓五百余人，这真可以说是‘保护好树叶，折断掉树枝’。（本末倒置。）我私下认为陛下该不会这样做的。”皇上默不作声，不答应汲黯的请求，说：“我好久没有听到汲黯讲话了，今天汲黯又在楞头楞脑地乱发议论了。”数月之后，汲黯为小事触犯了法律，本当坐罪，恰逢大赦，只给予免去官职的处分。于是，汲黯就此隐居田园。

过了几年，遇到（政府更改币制，废除半两钱，）改用五铢钱，许多百姓偷偷地铸造五铢钱，这种情形在楚地尤为

严重。皇上认为淮阳正好处于楚地的交通要道上，就任命汲黯为淮阳太守。汲黯再三推辞，不肯领受官印。皇上几次下诏，强制性地将太守印信给他，他才接受了任命。皇上诏令召见汲黯，汲黯流着泪对皇上说：“我自以为很快要老死乡间，尸骸扔进山沟，没想到陛下再次起用我。臣子我贱体有犬马之病，要我主管一个郡的事务力已不能胜任。我愿意做一名中郎，追随陛下于宫廷之中，为陛下拾遗补阙，这就是我的一点心愿。”皇上说：“你是不是嫌淮阳太守官职太小？我很快就会召你回来的。眼下是考虑到淮阳地方官民不能融洽相处，我要借重你的威信，你只须高枕而卧就能够治理淮阳了。”汲黯只好辞行赴任，行前到大行令李息那里，对他说：“我汲黯给撤到郡县去了，不能参与朝廷的计议了。可御史大夫张汤，他的智谋足以使他抵制别人的批评；他的狡诈足以使他掩饰自己的错误，他擅长乖巧讨好的言语，诡辩刻薄的辞令，不肯正直地替天下人讲话，专门迎合皇上的意图。对于皇上所不喜欢的，顺从皇上的意图诋毁它；对于皇上所喜欢的，依从皇上的意图吹捧它。善于兴风作浪，舞文弄法，他内心怀藏奸诈来逢迎皇上的心意，在外又利用一帮酷吏抬高自己的地位，显示自己的威严。你身为朝廷九卿之一，如果不及早揭发他，那你将会同他一道受到惩罚。”李息畏惧张汤，一直都不敢说张汤的不是。汲黯在淮阳，如同当年治理东海郡等地一样（实行“无为而治”），结果淮阳地方政治清明，太平安定。后来，张汤果然垮台了，皇上听说汲黯曾跟李息讲过那么一番话，追究了李息不言之罪。皇上诏令汲黯以诸侯国相的俸禄（年俸二千一百六十石）继续担任淮阳太守。汲黯于七年后去世。

汲黯死后，皇上因为汲黯的缘故，起用他的弟弟汲仁做官，官至九卿。他的儿子汲偃官至诸侯国相。汲黯的姑妈的儿子司马安年轻的时候与汲黯一起做过太子洗马的官。司马安工于心计，善于做官，四次担任九卿一级的官职，死在河南太守任上。司马安的兄弟们由于他的关系，官位同时做到二千石级的就有十人之多。濮阳人段宏，开始做官时追随盖侯王信，王信保举段宏，段宏也两次担任九卿一级的职务。然而，卫地出来做官的人最敬畏的还是汲黯，尊他为前辈。

郑当时，字庄，陈县人。他的先辈郑君曾经做过项籍的将领。项籍死后，归降了汉朝。高祖下令，凡是项籍的旧臣，在提到项籍时都要直呼其名称“项籍”，独独这郑君不肯遵令。高祖下诏拜那些肯直呼“项籍”之名的人都作了大夫，而驱逐了郑君。郑君在孝文帝时去世。

郑庄以仗义助人为乐。他曾经把梁孝王的将领张羽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因而在梁、楚等地很有声望。孝景帝时，他任太子舍人之职，每到五天一次的休假日，常常安排驿马到长安郊外，在那里会见或慰问老友，邀约答谢宾客，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唯恐不够周全。郑庄喜好黄老之言，他钦慕德高望重的前辈，常常急急忙忙地拜访，好像是唯恐见不到他们的样子。郑庄年纪轻，官位低，然而与他交往的知己好友，论辈分都是他祖父一辈的人，尽是天下知名的人士。武帝即位，郑庄逐渐得到提升，先后任鲁国的中尉，济南太守，江都国相，一直做到九卿，担任右内史。武安侯田蚡与魏其侯窦婴曾在朝廷举行辩论，（郑庄起初支持窦婴，后不敢坚持，皇上很生气，）郑庄被降职为詹事，以后又升为大农令。

郑庄虽然身居高位，却告诫门下管事的人，说：“有客人到来，不论贵贱要立即通报，不得让客人在门上久久等候。”他对客人都按来宾之礼恭恭敬敬地予以接待，自己的地位虽然高贵，却能谦逊地平等待人。郑庄为官廉洁，又不经营产业，他供应接待宾客，全靠自己的俸禄。不过，他馈赠别人的东西，也就是一个竹制食盒的食物而已。每次上朝，遇到皇上有空闲，他向皇上进言，总是称颂天下的贤人。他推举各方人士和自己属下的官吏，都说得那么亲切有味，常常称道他们的德行胜过了自己。他从不对属下的官吏直呼其名，同各级官员谈话，无不小心翼翼，好像是怕伤害了他们似的。他听到了人家有好的建议，立即推荐给皇上，唯恐落后耽误了。东方人士因此都异口同声地称赞郑庄。

郑庄奉命出使巡视黄河决口处，请求皇上给假五天准备行装。皇上说：“我听说有这样一句话：‘郑庄郑庄，出门千里，不用带粮。’可你还要请假准备行装，这是为什么呀？”不过，郑庄在朝廷，常常迎合别人，附和他人的意见，不敢明确地就是非问题表态。到了晚年，汉朝征伐匈奴，安抚四方的少数民族，国家花费极大，财政支出日益匮乏。郑庄所保举的人和宾客有受雇于大农令属下负责运输事务的，财务上多有亏空。司马安为淮阳太守，揭发了这件事，郑庄因此受到牵连，陷入法网，靠花钱赎罪，被免官成了普通百姓。不久，曾暂时代理了丞相长史的职务。皇上认为他年纪大了，委任郑庄为汝南太守。数年后，死于任上。

郑庄、汲黯当初都做到相当于九卿的大官，为官廉洁，品行高尚。但这两个人在仕途中半道上就被罢了官，家里穷困，宾客也都四散了。待到他们到郡国任职，死了以后家里

都没有多余的钱财。郑庄的兄弟子孙，因郑庄的缘故，官位做到二千石级别的有六七人。

太史公说：就连汲黯、郑庄那样的贤人也是如此，身为高官则宾客盈门，一旦罢官就情形全然不同，何况是普通的人呢！下邳翟公曾经说过，当初翟公为廷尉的时候，宾客往来拥挤不堪，等到被罢了官，大门之外空空荡荡可以张起罗网捕鸟雀。后来翟公再次出任廷尉，宾客们又想到他家去了，翟公便在门上用大字书写道：“看看生前怎样，看看死后怎样，才知交情真相。看看穷时怎样，看看富时怎样，才知交情真相。看看当官怎样，看看罢官怎样，才知交情真相。”汲黯和郑庄的际遇，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概括，真可悲啊！